

DUKU

读库

0706



DUKU

读库

0706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库.0706/张立宪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225-431-2

I.读… II.张…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2734 号

读库 0706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艾 莉

责任印制:韦 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 本:645×925 1/16

印 张:20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431-2

定 价:30.00 元

DUKU0706 · 目 录 ·

01-17	中国的速成城市	何 伟 (Peter Hessler)
18-70	白鳍豚挽歌	于 江
71-74	为“水中国宝”立传	于 江
75-100	缙缙戏梦间	顾文瑾
101-123	《我要读书》创作始末	张 钧
124-133	有一种玫瑰名叫辛德贝格	子 静
134-146	千里负笈记	傅惟慈
147-159	青年会：城市改革者的命运	翟明磊

160-174	科柯施卡的世界碎片	李树波
175-197	四海无人对夕阳	梁由之
198-226	满是心跳的热血江湖	花之静
227-234	匹格	吴力工
235-248	科学界动物志	姬十三
249-271	金庸识小录（下）	严晓星
272-317	声音	苗 炜 辑录

■ 中国的速成城市

■ 何 伟 (Peter Hessler)

一个有超级能量的省份如何造成灯泡、纽扣、胸衣环，
及工人居住的速成城市？

下午两点半，老板们开始设计工厂。他们租的三层建筑空无一物：白墙、空地、无锁的前门。来去随意，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的一切共享着这种公开感。旁边的楼房也只是空壳，旁侧是条土路，通往未完工的高速公路。银色的空白广告板反射向天空，宣传着十月末的阳光。

王爱国和高肖孟从温州开车一百三十公里来此——温州是中国西南沿海的一个城市。他们是本家——舅舅和外甥，来丽水创业。“这地方刚开放。”在厂门口见面时，高老板说，“温州以前就这样，可现在那儿什么都贵，小公司活不下去。这样的地方更好点儿。”

在房子的一层，我们见到一个包工头和他的帮手。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也没人带着标尺或铅垂线。高老板开始发“三五”牌香烟。他三十三岁，平头，有些紧张，舅舅在旁边时尤为明显。大家都点上烟，年轻人从手提包掏出一支笔和一片纸。

他先粗略画了房间的外墙，然后开始设计；画的每条线代表一面要被建起的墙，工厂在我们眼前慢慢成形。他在西南角画了两条线：未来放机器的房间，旁边是化学实验室，接着是库房和第二个机房。王老板，这位舅舅，仔细看看这页纸，说：“我们不需要这间。”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把那间房子划掉了。只用了二十七分钟，他们设计完第一层。我们上楼。发更多香烟。高老板翻过这张纸。

“这间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放这儿，够大了。”

“能在这儿再垒堵墙吗？”

二十三分种后，他们设计出一间办公室，一条走廊，以及给工厂管理者们的三间起居室。在顶层，设计工人宿舍又花了十四分钟。总共算来，从上到下，两千平方米的工厂空间，他们用了一小时零四分钟便分配完毕。高老板将这片纸给了包工头。后者问他们什么时候需要报价。

“今天下午怎么样？”

包工头看看表。下午三点四十八分。

“不可能那么快搞完啊！”

“好吧，明天一大早告诉我。”

他们讨论了建筑材料问题：油漆、水泥、空心砖。“一扇门要收我们八十块钱，”王老板告诉包工头，后者是丽水本地人，“别买便宜材料蒙钱啊，现在好好干，以后我们还雇你。我们在温州就是这么赚钱的，明白吗？”

日用品的海洋

温州机场的书店堆满了这本书：《其实你不懂温州人》。同架的还有：《可怕的温州人》、《温州人赚钱秘诀大全》、《东方犹太人：五十位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浙江省的温州地区成为有吸引力之地，地方媒体也为这个传奇推波助澜。最近，温州的《财富周刊》对当地的百万富翁们做个了问卷调查，一个问题为：如果被迫在事业和家庭中选一，你

会选哪个？六成的受访者选了事业，两成选了家庭，其余两成举棋不定。

从一开始，是“绝望一拼”的因素帮助创造了温州的商业传统。此处耕地贫瘠，崎岖多山，内陆交通不畅。别无选择，温州人将目光转向海岸。至十七世纪的明代末期，已发展了强大的商贸文化。但1949年后，共产党掌权并切断海外贸易纽带，多数私营企业被公有化，温州失去这一支柱。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邓小平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时，温州也处于明显劣势。温州人缺乏北京人的高等教育，也吸引不来上海可轻易获得的外资。当政府试图设立第一个有经贸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发展的经济特区时，他们选择了香港旁边的深圳。

但温州人有无价的资本——与生俱来的做生意本领。家庭开手工作坊，通常只有十来个工人，生产简单物品。日积月累，手工作坊壮大为工厂，温州逐渐独占一些低端工业。今日，中国的鞋有四分之一为温州所产。这座城市生产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温州企业为私有。

这众所周知的“温州模式”，在浙江省南部很是风行。尽管上个世纪百分之八十的浙江企业家只有八年或更少的正规教育，这个省却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位居中国各省份之首（直辖市如上海和北京除外）。浙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缩影：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家，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加工制造中心。

一年间，我屡次造访浙江。每次都在温州租辆车，在省内穿行。我就像在一个在西班牙长途跋涉的朝圣者，经过很多产品的诞生地，会在那些模糊不明的圣殿驻足。自机场驱车，沿海岸线向东北方，或朝西北的内陆地区而去，我开始看见铰链、折页，一路都是大广告牌，宣传开、关门所需的每种金属零件。一英里后，广告转向电源插头和变压器。然后，我到了专产电源开关的地区；接下来是荧光灯泡，再往下是水龙头。

渐行渐远，圣殿们愈发复杂精美。在桥头镇，我驻足欣赏一个足有六米高、形状为纽扣展翅的银色雕塑——雕塑为镇中长者所立。桥头镇只有六万四千人口，但当地的三百八十家工厂为中国成衣生产百分之七十多的纽扣。在武义，我问几个路人，他们的特产是什么。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三张扑克牌，都是Q。这座城市一年制造十亿多副纸牌。大唐镇生产全世界

三分之一的袜子；嵊厦一年产三点五亿把雨伞；乒乓球拍来自上官镇；分水镇制造各种各样的笔；下斜村生产儿童攀援游戏立体构架；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领带产自嵊州。

所有产品都在义乌售卖。对于浙江朝圣者来说，那是一片乐土，义乌的广告语是“日用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海岸一百六十公里，但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来这里批发货品。那儿有围巾专区、塑料袋市场，还有一条街专卖各类弹性织物。如果你看腻了纽扣，可沿宾王拉链一条街信步闲走。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一个当地商业区，有三万多摊位。如果你在每家小店花上一分钟，一天花八小时，也要两个月才能看完。义乌吸引了无数中东商人，以至于某个社区有二十三家规模可观的阿拉伯餐馆，还有家黎巴嫩面包房。我与一个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商人在库尔德饭馆 Arbeer 吃晚饭。他是来采购牛仔裤和台灯的。

过去，丽水是浙江省唯一不在朝圣路线的城市。它在山巅，瓯江又太浅，无法过船，一位当地人称它为“浙江的西藏”。这种矛盾修饰法——如新泽西的阿拉斯加——言之有理：在一片工业地貌中，丽水成为最后的边缘地带。它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中最贫困的城市，但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完工，投资者们纷至沓来。

关于刘宏伟的记忆

工厂设计完三个月后，高、王两位老板开始测试设备。我初次造访之后，他们已从中国南部另一工厂挖来几位熟练工人，生产线也安置就绪。十五米长的机器阴郁地隐伏在角落的房间，六吨重的铁家伙被漆成海绿色。

当负责的技师启动开关，这庞然大物发出隆隆巨响。煤气喷嘴在蓝色火焰下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不锈钢传送带蹒跚着前去。数字控制台检测着温度：二百、三百、四百，温度达到四百七十四摄氏度，然后开始下降。他们需要五百摄氏度才可投入生产。

“可能是因为这儿的气温比广东低”，技师说。他叫罗受云，大家都叫

他罗技师。他戴上一副隔热手套，试图打开机器的一扇炉门。但把手在他手中融化了，他一松手，那东西掉在地上。他骂了两句。那块火红的铁躺在地上，如被激怒的蛇，嘶嘶直叫。

“没事儿。”王老板说。

罗技师摆弄着操纵台。他总结可能是因为天然气罐不够热。人们调节了阀门，开始摇这些巨大的金属管。温度并未升高。他们摇得更用力，仍无成效。有人拿来活梯和开水。

高老板看起来比以往更为不安。他从未安装过如此巨大的生产线。十多年前，他在温州郊区开了第一个手工作坊，与父母和两个姐妹，织造廉价长裤腰部衬里布。最初的利润为百分之五十，工厂稳步扩张。但附近很快有二十多家公司生产长裤衬里，利润持续下滑，高老板最后退出此行。“以前你想找到一种别人还没生产的东西，”他解释，“可现在，在中国每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了。”

这是“温州模式”的一个弱点。人们生产投资少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邻居们很容易群起效仿。王老板，这位舅舅，也吃过相似的亏。他以前为女性胸衣生产铁托环，但利润直线下跌。两人联合，决定继续生产铁环，但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产品。

幸好一个普通的胸衣由十二部分组成。打个比方说，他们开始从下到上，在胸罩上寻找商机。他们想过线；看过蕾丝花边；考虑过挂钩。当他们寻到顶端时，那几个小小的“0”和“8”形状的、可调整胸罩带长短的小环，正中他们下怀。

这种胸衣环由表面有抛光尼龙涂层的铁构成，需要专门的加工工艺。关键设备是电脑控制的生产线，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要将物体加热到五百摄氏度。原本欧洲人生产这些铁环，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台湾地区垄断了市场。到九十年代中期，一家名为“大铭”的大陆公司进口了一套生产线。

生产线来到大陆，因为生产成本很低，这机器成了摇钱树。老板一夜暴富，一个名叫刘宏伟的工人心生一计。尽管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对这车床也颇为熟悉。他非常细心地记住生产线的细节，偷偷画出图纸。这个计划完成后，他联系了汕头汕港科技公司的

老板。

1998年，第二个老板雇用了刘，将图纸拿到广州的轻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定做生产线。最初，新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毕竟，人的记忆不可能完美无缺——但两个月的调试解决了问题。汕港科技公司开始生产胸衣环，但刘在一家名为“金德”的公司，迅速找到第三位老板。刘每次跳槽，都要求对方为他的图纸和指导付钱，有人认为他可能因此赚了两万美元。

这位刘先生不知不觉追随了一条其他经历过突然制造热潮的社会也走过的路。1810年，一位富有的美国人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游历英国，他用自己的关系参观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厂。英国法律禁止出口机器或图纸，但洛厄尔记忆力极佳。他回到美国，用他的合伙人的话说，重新发明了卡特赖特织布机。洛厄尔成为美国英雄，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

约两个世纪后，当刘宏伟试图转向第四位老板时，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刘的一位前同事说，第三位老板给了他一万两千美元报酬，刘便携款潜逃了。“我知道金德的人在找他，他们真急了，”顾洪，轻穗机械公司一个曾帮助定做机器的管理人员说，“他就消失了。”

这行业已然改变。刘改造利用机器的五年内，胸衣环价格跌了六成。今日，二十多家中国公司在生产这玩意儿，任何人花六万五千美元就可以买套机器。从前，主要生产商集中在南方，现在高、王两位希望成为浙江第一个制造胸衣环的老板。

他们测试机器那天，温度持续不变，人们轮流站在活梯上，往天然气罐上一桶桶浇热水。半小时后，室内水汽弥漫，他们发现了一个新道理：往罐上倒热水对胸衣环的生产毫无用处。

四个小时的测试后，他们放弃了。最后，罗技师拆了机器，替换了部分零件，将燃烧炉移近生产线。这活计花了将近两星期。一些机器部件是由胶合板和线丝临时配备的，他们没有重新安上融化的把手。“图纸还不够好。”罗技师解释说。几年前，他曾与刘宏伟一起工作。关于这位“技术贼”，他所说的和我从别处听来的差不多。刘来自四川，身材高大，性格狡诈。人们猜刘不是他的真姓，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或孩子。没人知道这人去哪儿。

移山

丽水经济开发区政府的标语是：“一人顶两人，一天顶两天。”这口号似乎太谦虚了。自2000年到2005年，丽水人口由十六万增长到二十五万，当地政府投资八点八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五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过去半个世纪总和的五倍。从投资的角度讲，他们一天完成了五十天的工作。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产值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十。这种增长也由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促成：约一点四亿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另有四千五百万正要在未来五年加入城市劳动人口。他们多数去了沿海工厂，但近年来，民工们日益被吸引到内陆城市，因为工作竞争不那么激烈。

这些城市必须靠自己扩张和吸引工业，因为中央政府已不再提供计划经济时代的资金和指导。一个通常的策略是设立工业区：清出土地，廉价售卖，给投资者税收优惠。2002年，丽水开始在城南一片方圆十四点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修建工厂区。到2006年，近二百家企业开始投入生产，吸引来三千名外地工人。

指导其发展的，是王黎熹，四十八岁的经济开发区主任。他年轻时曾在一家炸药厂工作，然后在部队开了五年坦克。复员后，他去了一家国有银行，在政府机构不断升迁。他友好而开明——中国官员中少见的品质。他告诉我，自己仍被从军的经历鼓舞着。“在坦克里，你直奔目标，”他说，“需要坚持不懈。”

丽水工业区从前是高低不平的农田。王主任告诉我，约有一千名农民被迁走了，被铲平的还有一百零八座大大小小的山头。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把高处铲平了，低处垫高了。”在我早些时候的某次丽水之旅中，曾目睹“愚公移山”的过程：出动三十辆自动倾斜卡车和十一辆挖土机，工人们在山头堆了九吨炸药。最终，此处将被建成几家化工厂。

一个工人看到我，走过来。他每只手拎了个廉价塑料袋，里面装满炸药。他将袋子放在地上，说：“你能带我弟弟去纽约吗？”

作为在中国生活十年的外国人，我已习惯了这种毫无铺垫的对话，但

这次的开场让我一时无言以对。不过，我的目光无法从那些袋子上移开。工人笑了笑，说：“我开玩笑的。他倒真挺想去美国的。”

他介绍我认识主管爆破的穆士友。穆与我走过将被炸平的山脚下，团团缠绕的线连接着压缩炸药。他将这些线接在另一条单线上，然后在我们走开时缓缓放松绳索。所有机动车辆和工人们都已疏散，四周如此寂静，我可以听见空中的鸟鸣。

引爆器有两个开关，分别注明“charge”（装炸药）和“爆破”。我们站在一辆推土机的大轮子后，穆士友的步话机传来命令：“Charge!”

他按动按钮，说：“到那儿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倒计时，另一道下令：“爆破!”他迅速按下第二个开关。瞬间，一切无声，一网电流闪烁着穿过山坡，如闪电降临人间。

愿意吃苦

2月6日，测试机器半月后，王老板放了两盒鞭炮，宣告工厂开业。这天是农历正月初八，一位风水先生建议老板们好好利用“八”，中国的吉祥数字。

如多数温州商人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他调门很高，略微口吃，说话时不断眨眼。他年约四十，过去一直在制造物品的零部件：管道零件、自行车铃部件、胸衣的部件。以后见之明，他希望自己年轻时最好是去做鞋。“我有些后悔。”他告诉我，因为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不少都成了鞋厂百万富翁。甚至在新的丽水工业区，当一切都在建设之中时，隔壁的草似乎都绿些。王老板的邻居是各雷电器公司，其老板本是在桥头做纽扣起家的，后来才转向规模更大和更好的行业。现在各雷雇了数百工人，新工厂生产三美元一个的塑料电源插座。

王、高两位老板为他们的公司取了个英文名，“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 Ltd.”（娅顺内衣配料有限公司）。制作商标简单易行：不到八百美元，一位温州设计师创造设计了图标、样本册、网页和名片，一切都是艳粉色，网页和样本册充斥穿着胸衣的浪荡

外国女郎照片。名片上的标志，看似一只飞鸟，或一颗心，或也许一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王老板承认，“没关系，只要看起来不错就行。设计师可能受了其他公司广告的影响吧。”

放焰火三天后，王老板在工厂门口贴出一份手写的招工广告：

- 一、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初中教育程度；
- 二、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 三、讲究卫生，吃苦耐劳。

在丽水开发区，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四处转悠，留神新年假期末贴上去的工厂标牌。在当地的招聘会上，民工们仰头盯着电子显示屏，上面的招工条目非常简洁，使得他们如读电码。

“招收银员，女，身高一点六六米以上。”

“愿意吃苦，工作努力，每天二十五至四十五元，男，中学教育程度。”

“男工每天三十五元，女工每天二十五元。”

“普工，江西四川不要。”

无委婉说法，无抱歉词句。如果一个公司更喜欢女员工身材高挑，他们就招高个女人。如果他们对你的家乡地区有偏见，那便是你运气不济。在一家名叫金潮的工厂，保安将所有来自贵州（中国最穷的省之一）的应聘者打发走了。我问经理为什么，他说：“这儿很多小偷小摸的都是贵州人。”在娅顺公司，高老板的父亲管雇人，我坐在那儿看他面试应聘者。他问一个女孩多大了。她说：“你问我真实年龄，还是身份证上的？”她七年前初次离家时，用了假身份证，因为那时她年纪太小了。高老板的父亲给了她这份工作。他告诉我说，这样的女孩一定工作很积极。

在中国，最低工资每个地区不同，丽水的是每小时约四十美分（译者注：约合人民币三元）。娅顺只提供最低工资，但应聘者蜂拥而至——无需技术的工人从不短缺。高老板的父亲在桌上放了一堆胸罩环，展示他们要生产的产品。第二天，工人名单已满，他告诉一个应聘者，她会被放在候补名单里。

“把我的名字和别人的换换吧。”她说。

“不行。我们的人够了，有十九个了。”

女孩短发，眼神灵活；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十七。她凑近桌子，紧张地

摆弄着胸衣环，似乎它们是她志在必得的一轮游戏的部分。

“就改个名字嘛，”她说，“没关系吧？”

“不行。”

“如果我早知道，我昨天就来了。”

“我会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份名单的头一个。看，我还在你名字后头写了‘很好’呢。”

但女孩还不放弃。最终，恳求了十分钟后，他加上了她的名字，但温州式迷信随后而至。“现在是二十个，”他说，“二十，难听——太像‘饿死’了。我还得再加一个。”

女孩谢过他，走向门口。

“要是老板说二十一个太多，我们还是只能要十九个。”他警告她。

女孩走回桌子：“把我的名字挪到前边吧。”

五分钟后，她的名字端坐于名单中间。当她终于离开，老高钦佩地摇头：“这女孩子知道怎么达到目的。”

后来他们才知道，她用的是她姐姐的身份证。这个得偿所愿的女孩，刚刚十五岁。

喷泉都会奏乐

我第一次去探访丽水的工厂时，那里还是土路，开发区的广告牌也都空白着。第二次去，是在六周后，银泰房地产公司张贴了广告。第三次去时，路铺好了。第四次，我看见一个女人将她的本田车的左前轮开进了一个没盖的下水道孔。井盖在我第五次去时已被安上。一家诊所出现在我第六次旅程之前。人行道和路灯出现在第七次探访。我第八次前去时，有了树和公共汽车站。

工厂不会等到基础设施完成才投产，日常生活也一样。在中国的开发区，建筑工地实际上是公共空间，工厂的街道招待着各种各样的临时娱乐。一周，传统的婺剧团在路中间搭了个舞台；后来，一个杂技团支起了棚子。每个月，当地政府在一个十字路口停辆卡车，展开白色幕布，放两

场免费电影。附近，一家房地产公司在建筑工地主办了“和谐之声职工卡拉OK比赛”，来自当地工厂的参赛者上台竞技，一万两千多名工人前去观看。获胜者是位保安，来自生产绒毯和衣服的工厂。他唱的是首通俗情歌——《女人心》。

某周，“红星杂技艺术团”前来演出。他们的平板卡车侧板摊开，展示出引人注目的招牌，上有半裸女人的照片，还有夸张的广告语：激情！完美！车身成了售票处，他们在车尾搭了个帐篷。门票是六十美分（译者注：约合人民币四元五角），卖了一百六十张——观众几乎清一色男人。演员们唱歌，演小品；有人演一民工因盗窃入狱的悲惨故事，又一人将肩膀弄脱臼，在台上痛苦扭动，他的弟弟四处收钱。最后，有个女人表演脱衣舞。

一切都是非法的。裸体表演在中国被禁止，这个歌舞团也没有官方许可证，甚至没人有驾照。他们来自河南省的大家庭，一路跌跌撞撞地向南而来——他们相继被赶出南京、杭州和永康。我问刘常富——歌舞团的“团长”，为什么有脱衣舞内容？他说：“人们买票之前，总问有没有‘开放节目’，我们得说有。”脱衣服的任务落在一个最远房堂弟的老婆头上。刘告诉我他们一路表演还是赚钱的，而路上总有下一个开发了一半的开发区。

丽水与这些巡回表演者一样依赖建筑工地。中国的城市不允许以发行地方债券或大规模增税的方式筹资，所以他们转向房地产。所有土地，法律上都属于国家，但地方政府可以批准土地使用权（最接近个人所有制）的售卖。政府故意压低价格从郊区农民手中征地，批准开发，公开拍卖获利。整个中国，约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地方政府收入以这种方式得来。

新公寓楼群在丽水随处可见，江滨公寓从前是最大的之一，这块六七公顷的土地属于厦河村，但在2000年，市政府以一百万人民币买下土地使用权；三年后，转手以三千七百万的价格卖给银泰房地产公司。他们实际付出的代价恐怕还要更高。

此种环境中，每人都在发展上下大赌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多数从国有银行贷来；国有银行也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银泰为了江滨这个项目，从银行贷款两千八百万元。如果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谷，整个

体系都会陷入困境。故中央政府最近立法，意欲减缓这种膨胀，但资金仍源源不断涌入——过去五年中，丽水平均房价已涨了六倍。

书面上看有些不大可能，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独一无二。房地产法令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倾斜，流动人口与出口贸易维持城市继续扩张的需要。历经二十世纪的艰难困苦后，普通民众都宁愿忍受不公，只要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在江滨，我见到张巧平。他家曾在这里有一小块耕地。政府花一万五千美元买了这块至少值二十万美元的地。张不满意，但也未强烈反对，而是在工地旁开了家小店。顾客多为建筑工人，利润不多，但足以养家糊口。

有些农民趁机爬上利益顶端。银泰为季家所有，其创始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承办小规模施工工程之前，也是农民。最终，他投身房地产业，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在管理公司。我见到最年轻的那位，季胜军，在他自己的夜总会里，有保镖在侧虎视眈眈。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喝着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兑绿茶，耐心听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恳求。他穿普拉达长裤和范思哲衬衫，他的伯爵手表花了一万美元。他告诉我，银泰希望能从江滨这个项目获利一千九百万元。这座公寓楼群会有个比足球场还大的音乐喷泉。那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在求他帮忙拿到葡萄牙签证。

一个用来谈判的孩子

中国经济部分依赖于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娅顺公司也一样。王、高两位老板来自种稻米之家，罗技师出生在棉花地里，一个从前培育橘子的人操控着金属打孔机，药剂师是伴着茶、烟草和花生长大的，生产线上的女工都熟悉小麦和大豆，会计来自梨子之乡。尽管来自不同的乡村背景，如今每人都全神贯注于两样东西的生产：各半克重的钢圈和胸罩环。

甚至老板们都乐于像农民那样操劳——他们每天长时间待在厂里。每人都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投入这桩生意，大部分是现金，只有高老板从银行贷款了一点款。没有管理董事会，没有投资时间表，没有贸易计划。他们在没有一个可保障的客户时，就投入生产。整个三月和四月，王老板去各胸